

々、其後退出于時子剋也、於途中相逢頭左中辨同告此由、自一條殿馳參殿下云々、

抑此事關東計申之條雖知、末世之至極可悲々々、十善帝位之運、更非凡夫愚賤之所思、而依令顧時議給歟、一旦雖被仰合、慾い凡半之下愚、計立帝位之條未曾有事也、我朝者神國也、不似異域之風、自茲天地開之後、國常立尊以降、皆先主令計立給、至不慮之事者非此限、至光仁光孝二代群臣議定歟、然而其趣偏爲安天下也、今非群議、以異域蠻類之身計申此事之條、宗廟之冥慮如何、尤可恐々々、其報定不廻踵歟、凡重事出來之時、如愚意者只決群議、爲先天下安全之計可被舉立之、以其趣具可被仰遣關東也、此上不相叶其意趣者、善惡可被計行、天下者重器也、雖片時不可空王位之故、如此相計之由被仰遣、何有子細哉、其上有不受事者、又非可愁思食、只可被奉任神宮八幡之神慮事也、今自相害、如此御計之間、重事彌重疊、御案之趣皆以相違、可悲々々、彼宮者祖母承明門院令扶持申給、故通方卿雖奉養育事口變改之後所令坐彼院給也、天下事出來之後、以可執權之意趣、前內府定通公頻以發營、連々以飛脚示遣關東云々、加之御緣邊之輩、關東之有緣有數隨後內府之妻者、泰時重時朝臣等之姊妹也就中重時者有一腹之好、仍九日已後偏以結構、今果而不默止可然之儀也、勿論々々、但帝王之位以凡夫之身結構之條、雖末代日月未墜地、定其災不空歟、道路可以目視前內府、前內府執權之世、今一重可衰微歟、何爲之所詮人世之運至極之故歟悲哉々々、

後聞、○中關東使二人差進、十四日出國、六箇日京着云々、自勢多先進使者云々、或說先遣使者於前內府許云々、入夜使者兩人參一條殿、被召御前云々、其後向相國禪門許即面謁云々、兩所共以不請之氣炳焉云々、東使頗谷笈云々、但於今者何詮哉、愚案文始終定無其儀歟、兩所風皆存知之故也、

廿日癸卯、○中今夜於承明門院先有御元服、○中及深更被渡劔璽、

〔增鏡四神山〕む月○仁治の五日より、内のうへ○四例ならぬ御事にて、○中九日の暁かくれさせ